

《泯灭（最新修订版）（听梁老师讲讲钱的故事，谈钱伤感情，谈感情伤钱，最伤的才是最真的）》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3年01月01日

开本：12k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212058487

编辑推荐

当代现实主义作家梁晓声**正式授权、**修订版。

金钱滋养下的男女，如此的真实、如此的不堪，震惊千万读者。

梁晓声的作品读起来有一种沧桑感，“很沉重，沉重得能拧出眼泪”。——李韬《平民梁晓声》

《泯灭》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特征在于写出了信仰和金钱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正如梁晓声所说：“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开始崇拜金钱巨大能量的‘纪元年’。本就没什么信仰可言的人，于是转而向金钱顶礼膜拜，自然而然地合乎规律。”钱能催欲，任何欲望都可以通过金钱来实现，金钱本身也会滋生无数的欲望，因此，金钱是所有欲望的集合。崇拜金钱，以金钱为信仰，完全受欲望驱使，就是*彻底的没有信仰。正因为没有信仰，我们就看到了世态的炎凉，看到了母子之情、夫妻之情、兄弟之情、朋友之情的凋零，看了种种伤痛、种种苦楚、种种可怜、可悲。

在《泯灭》中，梁晓声以己名“晓声”来写金钱、信仰，可见作家强烈的反思意识、自省精神和危机感，通过“晓声”的迷途、华哥的沉沦，发出了强烈的呼唤。

*独特的梁式笔法，抽丝剥茧，鞭辟入里，神鬼莫测；*独特的梁式反思，在臆想中解构，在解构中升华，动人心魄；*独特的梁式呐喊，字字珠玑，笔笔惊雷，酣畅淋漓。

内容简介

《泯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城市边缘的“脏街”里，在最底层的城市贫民中，生活着晓声和子卿两个异姓兄弟，父辈的付出与现实的压力，让他们强烈渴望改变命运。二十年过去，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巨大爆发，也给无数人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然而，在时代的交替中，信仰错乱的他们，遭遇金钱的大举进攻，一时沉沦不知所措。渴望当作家的子卿成了“灰色”的大款，“晓声”却被时代选中成了作家。嫉妒感、控制欲、悲悯心……人性的种种使他们相互碰撞、相互伤害：子卿戏弄“晓声”作家的自尊，晓声对子卿的妻子产生难以名状的感情。最终，他们都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作者简介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祖籍山东荣成，出生于哈尔滨市，1968年下乡赴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居北京。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自1984年起，他的名字一直被载于美、英、澳三国的《世界名人录》。他的创作范围极其广泛，除小说外，还包括散文、随笔，文学评论、杂文和社会时事评论等诸多文体，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日、法、俄等国文字，代表作有《浮城》《欲说》《泯灭》《恐惧》《年轮》《知青》《郁闷的中国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他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他对中国文坛有着长久而重要的影响。一直以来，他的创作势头和实力不减，硕果累累，作品已逾千万字。有多部作品在港台出版，并被译为英、法、俄、日等国文字。

媒体评论

梁晓声是中国当代*反思色彩的作家，他的作品始终深切地关注复杂多变的现实，关注转型的社会、变化的世界，关照人在面对这种变化时精神状态、价值状态、道德状态和生存状态。在这种现实关注的同时，梁晓声倾注了个人的情感，他以艺术的*的挖掘、呈现和解构，进行最有道德、责任和悲悯情怀的反思。

读者（中年）说：期待梁晓声老师的唯一正式授权、*修订版《泯灭》。

国内媒体说：作家以献身祭坛的精神，以金钱对人性的摧残来反思当下，以对人性的丑恶的揭示来彰显对人性美的渴望。

书店店员说：强烈推荐这个版本，装帧设计、价位都很相当不错。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翟子卿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的玩儿伴。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再懒得交际，也总会结识下一些人的。在这些人中，也总会选择几个作为朋友的。人到中年，又有了中年阶段的朋友，对小时候的玩儿伴，印象也就渐渐地黯淡了。偶尔想起，不过就是一部分破碎的回忆，除了反刍一点儿从前的灰色童年的温馨，实在也没什么别的亲

韵可言。

但对子卿，我却很难忘怀。他仿佛永久地印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了。他仿佛是另一个我，替我在生活中追求另外的东西，因而使我简直无法不关心他存在的种种情况……

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当年是一块儿从山东同一个小村里出走，“闯关东”来到东北的。当年他的父亲十五岁。我的父亲比他的父亲小一岁，叫他的父亲“俺哥”。如今的少年之间，已很难有他们当年那么一种虽非手足亲似手足的关系了。人和人之间究竟能以什么样的关系相处，大抵也是由时代参与决定的。

当年，我的父亲和子卿的父亲，“闯关东”的野心自然是向东北的城市倾斜的。然而东北的每一座大小城市当年都排斥这两个身上一文不名，并且不谙世故的山东少年。最后他们不得不落脚在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它距离哈尔滨市五十几里路。如果从江上划船逆流而上，距离会近不少。他们选择那个小渔村落脚，证明他们当年向往有朝一日混进城里的念头是非常顽固的。尽管后来他们分别娶了那个小渔村里的两个女人。

我六七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了。子卿和我同岁。他也是一个哈尔滨市里的孩子。我们的父辈们的野心终于实现了。我们的母亲们因此很崇拜他们。我们则更敬仰我们的母亲们，因为她们从不曾在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面前表现过丝毫的自卑，也因为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并不敢随意欺负她们两个来自农村的女人。据说当年那些城市里的女人们一向是很蔑视混进城里的乡下女人的。

严格地讲，我们两家其实并不能算在城市“里”，而是住在城市最边儿上的一条小街上。那条小街，好比城市这只巴掌上，靠近小拇指尖儿的一道最细的指纹。它的名字也起得低俗，叫“脏街”。也许这并非它的名字，只不过被人们随口叫，久而久之，就成了它的名字。至于它原本的街名，倒无人知晓了。

当年我曾问过母亲：“妈，咱们这条街真叫脏街吗？”

母亲反问：“不真还假呀？”

我又问：“为啥叫脏街呢？”

母亲也又反问：“你还觉得这条街不脏呀？”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